

**流年记**

# 墙外有个柴禾垛

于心亮

院墙外有个柴禾垛，父亲堆了两棵眉豆，眉豆就自作主张，士兵打冲锋一般占领了柴禾垛，闹洋洋开花结荚，宣示胜利。父亲说：“瞧见了吧？眉豆一爬，不仅能吃豆角，还防风防雨又防尘……”我说：“还防盗呢。”父亲说：“防什么盗，现在谁还稀得偷柴禾？”

眉豆下的柴禾垛越积越大，那是父亲每年修剪果枝，慢慢积存起来的，总也不见少。父亲说：“你们不在家，我都是烧液化气做点饭，简单一凑合就行了，柴禾哪能烧得动呢？”我们说：“那就使劲烧！”父亲说：“烧柴禾又得搬又得收拾，多麻烦！”父亲总是有理由。

我们回家就喜欢烧柴禾，热烈的火苗呼呼呐喊着冲进炕洞里，整铺大炕烧得暖乎乎的，屋里的潮湿味儿都没了，四处充满着热火气儿。父亲在大炕上惬意地歪着，说：“还是热炕头好啊，浑身的关节都通开啦！”我们就说：“烧柴禾多简单，免得堆在墙外占地方。”

但父亲嘴里应承着，等我们走了以后，柴禾他照旧还是不烧，每次回家我们摸摸炕，总是冰凉冰凉的。因此我们回家，进门第一件事，就去取柴禾烧大炕！父亲总是辩解说：“其实我昨儿个还烧来。”我说：“快拉倒吧，柴禾垛我上次走什么样儿，现在还什么样儿！”

父亲的柴禾垛用长木杆担着，离地半尺悬着，因此柴禾不会受潮腐烂。但鸡狗鹅鸭还有一些小动物爱钻到底下玩耍，有一回我取柴禾，看到一个黄鼠狼钻出来，怪模怪样地瞅我一眼，又不慌不忙溜达着跑了。回屋说与父亲，父亲说：“这有什么稀奇，还有刺猬呢！”

我跟父亲说把柴禾垛处理掉吧，免得再招来一些旁的东西吓人的。父亲不同意，觉得住家过日子，倘若墙外没有个柴禾垛，就感觉没有依傍似的。农村里的庄户人，柴禾垛堆得越高、越大，就会觉得越安稳，并且还都喜爱在柴禾垛边堆上爬蔓植物种子，绿灿灿的开花坐果充满着喜洋洋的精气儿……父亲一五一十地说，我零七碎八地听，听得直叹气。

有天晚上，父亲打来电话，说收拾柴禾垛的时候，手背突然一阵刺疼，怀疑会不会是被长虫咬了。我大吃一惊，忙开车赶回老家，父亲连比带划地要说给我听，我说：“你留着劲儿去医院跟医生说吧！”随即拉着他就往医院冲，在路上，我数落他到底留柴禾垛干什么！

到了医院，医生认真检查了一番，诊断不是蛇咬伤。父亲依旧不放心，说：“既然不是被长虫咬了，会不会是被蜈蚣咬了呢？”医生耐心地说：“大叔，你是不是认为来了趟医院，不扔点钱，就觉得不舒服是吧？”我们在旁边笑。父亲说：“张老二就被长虫咬了！”

张老二是我家老邻居，像许多庄户人一样，在路上只要看见根柴禾，总是顺手捡起来拿回家放柴堆上，有次他在路上又看见根木棍，就弯腰去捡，没承想却是一条有毒的土厥蛇，一张嘴就在张老二的手背上咬了一口，多亏父亲开着三轮车及时送到医院才化险为夷。

回头父亲就感到了后怕，总疑心柴禾垛里也藏着长虫。我们笑着安慰他：“不要杯弓蛇影啦，柴禾垛被你理顺得那么整齐，而且里面又住着黄鼠狼和刺猬啥的，它们都是蛇类的天敌，别怕，没事！”但父亲依旧担心，回去后他就把眉豆薅了，柴禾垛卖掉了。

堆积多年的柴禾垛没了，看着墙边宽敞溜净的样子，真是舒心。我们想在这个空出来的地方种植点花草苗木，那该是多好的景观呀！于是我们回去寻找花草苗木准备回去栽种，憧憬着花园式的农庄小院，当我们再次回家，看到院墙外，被父亲垛了一个大草垛！

——没看错，苞米秸、豆秸、花生蔓、地瓜蔓等堆积起来的大草垛！

# 银杏叶落满地秋

赵德民

那棵银杏树，这几日，终于到了它最辉煌的时刻。秋风是一个多情的画师，调匀了最纯粹的色彩，一夜之间，便将它染透了。

那黄，不是春日迎春花那种怯怯的、单薄的嫩黄，也不是夏日葵花那种热烈得有些跋扈的明黄，而是一种沉静的、温润的，从岁月深处浸润出来的金黄。阳光好的时候，光线从枝叶的缝隙间倾斜下来，每一片叶子都是半透明的，脉络清晰。

我正仰头看得出神，一阵风来，高处的几片叶子便悄然脱离了枝头。银杏叶的落，是极从容、极飘逸的。一旋，一转，一荡，一漾，趁着风，悠悠然地，浑不似凋零。一片，又一片，它们就这样不慌不忙地，从我的眼前滑落。

我的目光追随着它们，最终落在了地上。不过一两日的工夫，树下的那片空地，已是厚厚的一层了。脚踏上去，只觉绵软，发出一阵“窸窸窣窣”的微响。

我蹲下身，信手拾起几片细看，叶子的边缘已微微有些卷曲，那金黄的颜色，显得古朴而厚重。我将它们贴在鼻尖，闻不到青草树叶的涩味，只有一股淡淡的类似阳光晒透了的干果的香气，清冽而悠远。

这般静美而又决绝的告别，这般以死亡铺陈出的盛大华美，总教人心里无端地生出许多感触来。这满地的金黄，哪里是衰败的残骸？分明是生命在最后一刻，将自己全部的热忱与光华毫无保留且慷慨淋漓地倾泻而出。它们从春日的萌蘖、夏日的滋长一路行来，历经了风，沐过了雨，看够了星辰日月，最终将这一切的阅历与光辉都凝结在这一片小小的金黄的扇形之中，然后，安然落下。

这使我想起一些遥远的，属于东方古国里的智慧与诗境。那位梦蝶的哲人庄周，他的妻子死了，友人惠子去吊唁，却见他正岔开两腿，一边敲着瓦盆，一边唱歌。惠子责备他，他却说了一番极通透的道理。他说，生命之初，本无生、无形、无气，恍惚之间，变化而有了气，气变而有形，形变而有了生命。如今又变而到了死，这就跟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一样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。

我眼前的这银杏，不正是这番哲思最形象的注解么？它不曾哭泣，不曾挽留，只是静默欣然地完成这一次由绿到黄、由枝头到大地的新陈代谢。它将个体的消亡融入了宇宙永恒的循环里，于是，死亡便不再是终结，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“安然寝卧”。那满地的落叶，也并非生命的废墟，而是回归大地沉睡了的精魂，等待着来年春天，化作护根的泥土，重新滋养那新的嫩绿的生命。

思绪再飘得远些，便到了长安，到了古城那些有名无名的寺庙里。我虽未曾亲见，却在诗画与想象里盘桓过多次。想那千年古刹，青砖黛瓦，梵唱悠扬，庭中也必少不了两棵苍然的银杏。秋风起时，那金黄的叶子，也该是这样一片片落在青石铺就的阶上，落在香积厨的屋顶上，落在扫地僧人的肩头。比起我眼前这小院里的银杏，想必更添一份禅意。那叶落的声音，与寺里的晨钟暮鼓和诵经佛号混在一起，该是怎样的令人顿忘尘俗的寂静？佛家讲“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”。这一片小小旋转着落下的银杏叶，它所呈现的，不正是那无始无终、不生不灭的“空性”与“寂灭”吗？它从无中来，经历了一番繁华，又归于无中去，来去自在，不染一尘。人在树下站着，万念似乎都可放下，只觉天地间一片清明。

我直起身，秋风微凉。我知道，明日后日，风还会再来，叶子也终将落尽，只剩下遒劲的枝干，直指着冬日的天空。我已见过它最华美的告别，也已懂得，这飘零本身，便是为了来年那一场更盛大的绿色的欢宴。

# 赏秋

李明生

进入十月份，又到了赏秋的季节。这不，我约几个朋友从济南回到栖霞，来赏秋。

车刚到栖霞，窗外的景致就不一样了，那一片单调的、绿得有点乏味的田野，仿佛被一支饱蘸了彩墨的巨笔从天空划过，陡然间便鲜活、绚烂起来。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那一片片、一坡坡的苹果园。最让我心醉的是那一缕熟悉的、清甜的苹果香味，直往我心里钻。这里就是“苹果之都”了。

几个朋友被眼前的景观所吸引，决定下车到果园里走走，拍几张照片。踏入果园，仿佛进了一个由颜色酿成、微醺的花园世界。看看果园的颜色是多么富足、多么饱满！红，成了主基调，但红也不雷同，有的是一种熟透了的、沉甸甸的绛红，像待嫁姑娘的脸蛋，青春而诚实；有的是一种明艳的、带着蜡光的朱红，如同少女的嘴唇，饱满得似乎要吐出蜜来。它们有序地排列在枝头上，把枝条压得弯弯的，谦逊地向养育它的土地垂首。那黄的也各有风致，有的是透亮的、嫩汪汪的淡黄，像初凝的鸡油；有的则是一种暖暖的、带点红晕的橙黄，仿佛夕阳的余晖在流淌。而那绿也不是夏季那种单薄的碧色了，而是一种厚实的、青翠的绿，忠实地衬托着红与黄的辉煌，像极了老成的仆人，默默地举着这满园的珍宝。

登牙山，牙山林场那满山的松树、柞树、枫树和银杏树更令人心动。松树是最执着的，不管春夏秋冬交替，它自岿然不动，撑着一把沉沉的碧色伞，为灿烂的秋景铺写了坚贞的底色。成片的柞树，叶子也悄悄地黄了，那黄是朴素的、近乎土黄的颜色，不张扬，默默地立在山坡上，像一群看山的人，守护着这一山的繁华。一棵棵银杏树，像一支支金色的火炬，明晃晃的，让人眼前一亮。那一片红叶，经了霜，染了秋魂，是一种沉郁的、苍劲的绯红和赭红，远远望去，一片连着一片，一山叠着一山，像一炉烧得正旺的炭火，又像天边的晚霞。山风吹过，红黄绿交织成一波色彩的海浪，随风漾动起来，发出浑厚、松涛般的声响。红的热情，黄的辉煌，绿的沉静，它们并不彼此吞没，而是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，交织成一幅斑斓、厚实的锦缎。脚踏上在落叶上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那声音湿润而温暖，像是秋天在自言自语。

我们站在半山腰上，看这五颜六色的群山，心潮澎湃，生出一种感想。山前松山后柞，山下庄稼半腰果，真实写照了胶东屋脊的景色。你看山下的果园，是人间烟火气的富足，是“果”的甜美与实在；而山上的秋色，则是苍天造物的华美，是“叶”的灿烂与超然。这“秋”与“果”、这“果”与“叶”、这“实”与“华”、这“甜”与“美”，竟如此和谐统一。那苹果的红，与枫叶的红，都是一种热烈的生命，只不过一个凝结成了甘甜的果实，一个绽放成了最后的华章。

看完了牙山上的风景，几个人又想到有“江北小黄山”之称的崮山去转转。我说栖霞的秋景很多，得需要好几天才能看完，我们明天去怎么样？大家一致同意，便往城区驶去。在路上，遇到一位果农在往三轮车上装苹果，见到我们，笑哈哈地说：“吃苹果吧，我们唐家泊的苹果好吃。”说着，随手拿了几个带条纹的苹果给了我们。我们一边吃着又香又脆又甜的苹果，一边议论着栖霞人的热情、实在、好客。那满山的红叶、黄叶，与满园的各种品种苹果，好像依旧在我眼前晃着，融成一片流光溢彩的美景。这视觉的盛宴与味觉的享受交织在一起，成为一种更为丰足、更为踏实的欢愉。秋的魂魄，不就在这成熟的、饱满的、慷慨的馈赠之中吗？